

道貫一破大叔二常

柳 風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道貫一破大叔二常

柳 風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0242

常二叔大破一貫道

作 者：柳 風

出 版 者：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西五路133號)

發 行 者：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
(西安南院門90號)

印 刷 者：西北新華印刷廠
(西安青年路202號)

1—10,000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定價：(甲) 2.800元

目 錄

- | | | | |
|-----|---------|-----------|-------|
| 第一回 | 田英蘭爲兒入道 | 好夫妻走了兩邊…… | (一) |
| 第二回 | 妖道設計騙婦女 | 狗屎淫慾傷肚皮…… | (六) |
| 第三回 | 田家坡張三作戲 | 瞎闖關小廟點兵…… | (一四) |
| 第四回 | 爲勸三柱幫生產 | 求仙陣裏救英蘭…… | (二一) |
| 第五回 | 特務夜襲常家灣 | 民兵保衛鄉政權…… | (三二) |
| 第六回 | 三柱私情壓公憤 | 二叔仗理和兩鄉…… | (三九) |
| 第七回 | 常家灣將計就計 | 審頭村繩拴活妖…… | (四八) |
| 第八回 | 公審會門法門理 | 人證在禍首伏法…… | (六一) |

第一回 田英蘭爲兒入道 好夫妻走了兩邊

陝西省大關中八百里秦川，
四九年得解放開始見青天；
都只爲在新區工作剛開展，
還有着舊日的壞蛋出麻煩。
要問這麻煩出在那裏，
咱先到鄉村去看一番。
這回事起在洛河南邊，
赫赫有名的村莊叫常家灣；
爲解放西北曾支援前綫，
担架隊英勇無比光榮還。
那隊長常二叔是個好漢，
他四十七歲正在當年；
自幼扛活受人糟踐，
夢中常想把天翻；
當担架打胡匪他怒火萬丈衝上火綫，
俘虜了敵人又繳下槍幾桿。
解放軍獎勵他是英雄模範，
臨回來又送他槍和子彈。
回家來先宣傳世事改變，
隨後就組織民兵把村安。

大家跟着他把工作開展，
正像個鐵釘穩住咱人民的好江山。
今春來他又組織販糧渡荒真能幹，
常二孀領導紡織也不停閑。
全村農民都動員，
只有三柱夫妻被娃娃病糾纏。

且說常三柱因爲娃娃有病，兩口子都不能參加生產。
大春天的，一家三口還有一條毛驢都伸在家裏實在熬煎。
常二叔來到常三柱家裏說：「三柱，看你愁成個啥啦，就憑你這個黑大漢，鬧起生產來還愁過這個春天？你們快給娃把病治一下，咱們販糧掙錢還成啥問題呀！人要下苦掙錢，光憑節省不行。三柱媳婦田英蘭說：「二叔說得對，我說去西頭廟裏許上個供吧，可是你三柱就不答應。三柱說：「毬！泥人人頂啥咧！」二叔也說：「還是有病吃藥是正理！」

三柱聽了二叔的勸，
他去請先生且不言。
單表英蘭在家也不停站，
到村頭上小廟燒香求神仙。
那廟門以上有人站，
一個算卦瞎子和老漢；
那老漢給瞎子把話傳，
瞎子微微把頭點；
等英蘭過來就把五行生克的胡話念，
引得英蘭到他面前。

田英蘭就請瞎子到她家院，
說清了生辰八字要救兒男。
這瞎子問過八字唱一遍，
把英蘭的心事說了個全；
說「你手巧作的是好針線，
紡花織布又佔先；
高高的個子大大的眼，
能說會道想的週全。
你這獨生兒子一定嬌慣，
怕不成人起名叫道童甚喜歡；
你娃娃年長十一歲半，
賽過牛犢蹦得歡。
三口人能幹還不算，
養條毛驢更希罕；
黑背脊光亮比過綢緞，
白鼻子白眼白的肚皮圓；
四蹄端正多麼好看，
走路和騾馬緊相連。
這一家勤勞過活本來好辦，
誰知道收人的年月有災難！
娃兒頭昏還不算，
玉皇叫神童早歸天。
你丈夫拉驢去請先生看，
不能治命也枉然。
要想消災又免難，

南方有玉皇頂靈驗。」
田英蘭怕得就許愿，
又託瞎子給老娘把話傳；
說「只要道童留在人間，
去窰頭入道也心甘！」
瞎子應承了走正南，
到村外那老漢又給他幾萬元。
他們這詭計以後慢慢看，
咱先把常三柱家裏表一番。
常三柱請得醫生回家轉，
開了治病的好藥單。
一天喝上兩三遍，
調養的湯水又週全。
三天過後娃起來玩，
兩口子爭吵不停閑。
三柱說是藥有效；
英蘭說玉皇把魂安！
三柱說：
「我在讀報組裏常聽講，
二叔說有病吃藥是好主張！
一貫道巫神胡亂嚷，
耽誤病人自遭殃！」
英蘭說：
「天地間事情多玄妙難講，
雷雨打閃有龍王。」

娃二姪子那半仙之體可真有個樣，

架^勢吊表通陰陽。

你別迷信報紙像殭牛一樣，

娃病全憑許愿香。

咱如今和從前光景兩樣，

燒香上供化點零錢又何妨！」

常三柱一聽氣的肚脹，

他扯開嗓子大聲嚷：

「什麼狗屎偏說把香放！

什麼騷女人偏偏把神裝！

我要有這號女人坐在炕上，

一脚踢他滾進毛房！」

英蘭嘴上更不讓，

她替迷信大宣揚：

「人都說四月初八天下亂，

盆盥說話桌子腿動彈；

黃風黑雨如墨染，

鬼使妖法水也熬不煎。」

三柱怒得縱起眉頭喊：

「你聽誰造謠不看天！

二叔有報紙常給看，

天下大事講得全；

號召大夥多生產，

戰士衛國保平安！」

三柱夫妻吵紅了臉，

一來一往把嘴翻。

誰勝誰敗難分辯，

忽聽道童插一言。

道童說：

「我明天下地要割草。」

他大說：

「我參加販糧再走幾遭。」

咱不言常二叔販糧大隊上了道，

再把英蘭母子表一表。

田英蘭要敬神不敢怠慢，

入道的麥子在布袋裏邊。

不顧得梳頭不顧得洗臉，

拉上孩子一直正南。

常二嬸吃罷飯來組織紡綫，

只望見英蘭的大門鎖得嚴。

要知英蘭此去遭啥難，

且等以下幾回唱週全。

第二回 妖道設計騙婦女 狗屎淫慾傷肚皮

田英蘭出莊來一直往南，

沙土坡往上走實在熬煎；

又是出汗又是喘，

肚裏空空直叫喚。
咬牙關掙扎到村邊，
但只見田家坡人們耍輕閑；
廟台上坐着一大片，
南天北地扯亂談；
閑着老牛不送糞，
那瘦驢又睡在槽跟前。
田英蘭走過聽一遍，
說的都是活神仙。

且說田英蘭領着娃娃擗着入道的麥子，來到外婆家門口，望見拴着一匹馬，有兩個年青人坐在門口等人，心裏知道這是請娃二孃子看病的，就不說什麼，進了家門，走上正房，果然神桌前跪着個求神看病的。

那病人黃臉跪地下，
皮包骨頭一把把；
叩下頭去往起爬，
幾次昏倒在地下。

娃二孃子顯神把歪賣，
說「看你妖精還敢來！
我這三世仙體把你們一齊蓋，
南北二京都轉過來；
在北京我見過紅牆黃瓦金鑾殿，
到南京我進過銀行取款成萬千；
黃河兩岸也走罷，
坐火車並不把錢化。

我敢說經的多來見的廣，
三天三夜也說不光。」
她對那病人越說氣越壯，
又抓住起麻鞭子往空中揚。
她捉了一陣妖，
驅了一陣怪，
又抓起桃樹條子胡亂摔。
顯神以罷她累得坐下，
那病人臨走直想爬。
二丫子平板着臉蛋不多說話，
打扮得雙辮子粉臉像個洋娃；
你說是洋娃娃她可威風大，
一家老少都怕她；
老婆婆怕得掉了魂，
催着英蘭去敬神；
說跟上你二嫂快入一貫道，
小心你母子再犯天條。

且說田英蘭才要問一聲怎麼不見她二兄弟那裏去了，
可是她老母親不住的催她去入一貫道，所以任啥話都不敢
問了，怕神知道了怪她心不誠，也不敢看一看前房二嫂留
下的女娃，就趕緊跟上她這繼房二嫂走了。她這二嫂原是
她二哥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連長時弄的一個婊子，名叫小鳳
，雖說從了良，可是沒跟上好人，經常吃喝浪蕩，啥都不
幹；如今又在一貫道裏靠上妖道點傳師，沒事了當婊子，
有事了當仙姑，也散謠言也顯神，吃吃喝喝什麼也不愁，

正好像宋美齡當上僞總統老婆的時候一樣，不知道怎麼寧
她那髒尻子才好。看呀，小鳳領着田英蘭離開田家坡往窰
頭村入一貫道來了。

那小鳳搖搖擺擺打頭走，
田英蘭小心謹慎隨後跟。
兩個人不多拉話忙着走，
忽見窰頭小村在一個坑裏頭。
四週圍白沙土順風流走，
下苦人栽樹木擋住沙流；
有棗樹有榆樹又有楊柳，
一大圈像城牆畫作綠洲。
樹牆裏好水地水車也有，
叮叮噹繞圈子是騾馬驢牛。
那小村正當中有牆垛口，
屋脊上按大獸高高的揚着頭。
把牆裏牆外仔細瞅，
地主和佃戶隔着一道溝。
牆裏地主把樓房瓦舍修了個够，
牆外是佃戶茅棚草屋和土牆頭。
她二人觀看以罷往下走，
曲曲彎彎到了村東頭；
村東頭有一家農民叫陳臭，
這陳臭兒迷信一貫妖道把地主尻子溜。
她二人到了陳臭的破爛家中，
走進一個小屋黑得不能走。

只聽小鳳擦火點香忙念咒，
說求神仙開門把弟子收。
她拉着英蘭往進走，
摸摸索索到洞口；
陰風一道吹過洞，
直把人冷得弄不成！
五十步以後出了洞，
微微有些綠燈明；
這像人家可又說不定，
青燈照着個老壽星。
出了這房門用眼瞅，
一個世界使人愁；
長廊暗道真够受，
鐵絲網罩在院上頭；
粗鐵條細鐵絲橫七豎八網了個够，
麻雀飛鳥都發愁。
彎彎曲曲只管走，
一座神堂在裏頭。
英蘭進去見賊寇，
那妖道盤腿坐在正上頭。
說他是活人，
他可裝得像木頭；
說他是泥胎，
他可兩隻賊眼滴溜溜。
他穩坐高台，

等人燒香把頭叩；
八卦衣道士帽，
假充祭東風的諸葛武侯。
英蘭上香把頭叩，
那妖道打個哈欠大張口；
他先說自己三世好修行，
五台山河邊老龜成了精；
今年來到大關中，
要黃水汪洋跟華山平。
到夏天要火紅的日頭晒老蓋，
不入道想要滴雨也求不來。
他回頭又把小娃娃咒，
說這收人的年頭娃命該休。
四月初八天下亂，
混天黑地四十九天。
你村常二就要完蛋，
快別跟他找麻煩！
你娃這回害病才是頭一關，
不入道下次命難全！
英蘭怕得就許口愿，
入道的麥子放在跟前。

且說妖道見英蘭已經上了圈套，就叫收住馬頭，送神上天。他打個冷戰轉過氣來，問道：「剛才神仙說什麼來？」英蘭說：「我娃有病多虧神爺保佑，情願入道。」妖道說「好，既要入道，我來教你。」

妖道教她掐指點臍口，
叫點玄關是按她的頭；
一隻香在英蘭頭上劃了兩劃，
說是地府抽名天榜掛號有辦法。
隨後又教她把五字經念，
「吾太佛彌勒」不許亂傳。
再把叩頭的怪樣教了幾遍，
玉皇、二郎、三皇、四龍王，
五皇五帝和南斗六郎，
北斗七星八大金剛；
九天聖母十殿閻王，
這一百個頭叩得她心發慌。
妖道又把成仙轉運說一遍，
田英蘭迷迷糊糊當真言。
她跟上妖道在這地主家裏轉，
繞那些老房夾道沒個完。
這妖道騙她說到天堂去，
一領領到個暗房裏；
大煙傢俱還有滿屋子大煙氣，
狗地主在那裏露着老肚皮。
這地主名字就叫陳高壽，
外號陳二狗屎把臭名留；
他爲人十分狡猾又陰險，
小眼睛像兩顆綠豆那麼圓；
平板子臉蛋假裝行善，

那小紅鼻子可就眼兒朝着天；
八叉髻子分兩面，
常想翻天瞎宣傳。
他自幼是地主兒子把福享够，
長大了糟蹋丫環連他女兒都發愁；
到老來他燒香念佛要延年益壽，
可常換年輕的老媽子在他床頭；
自從他把一貫害人的妖道弄，
煙酒肥肉吃得兇。
他一見英蘭就高興，
說他是當頭前人屬頭一名。
他叫英蘭忙脫衣，
要精兒子抱着去洗瘟疫；
說對一對嘴來換仙氣，
肚對肚來又轉運氣；
說摸一摸週身劃通仙氣，
要消災免難就得件件依。
田英蘭一見着了氣，
一拳打回那騷肚皮！
脚又踢來手又抓，
再一拳把二狗屎打了個倒仰下。
又叫又罵的跑出去，
說「要騷去找你親姨！」
二狗屎怒冲冲的往起爬
拉過手槍要暗殺。